

外国文学大系

女人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外国文学大系/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. —北京 :学苑音像出版社 ,
2004. 5

ISBN 7 - 88050 - 383 - 8

I. 辉... II. 北... III. 文学—外国—故事 IV. I001 -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87995 号

外 国 文 学 大 系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出 版 :学苑音像出版社

印 刷 :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 850mmx1168mm 1/16

印 张 4100

字 数 56 000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数 1 - 5 000

书 号 ISBN 7 - 88050 - 383 - 8

定 价 10080.00 元(全 1008 册)

女人

两位老绅士同时踏上旅馆的露天平台。他们驻足、却步，看来像是想要转身后退。

两人的眼中起初都不由自主流露了诧异，甚至有点为难的神情。之后，相互交换了一个正正式式，充满怨恶而意味深长的眼神，然后故意转身，彼此以背相向。

他们环视露台，麻烦！阳光下的桌子只剩一张。两人都僵硬地朝桌子走去，各自拉了张椅子，坐下，打开报纸，高举过眼，像张屏障。

一个漂亮的女侍应生悠悠然走过来。两张报纸仍保持原样。这边，寿兹先生从报纸的边缘露脸点了杯温酒；那边，福斯特先生藏在报纸背后，叫了杯茶，要加奶。

她送来了饮料，整齐地放在两个相似的金属盘上，两道油印之墙都稍稍放低了些。

福斯特上校，一对宝蓝色的眼珠闪烁着挑逗而不安的神情，朝他的对头看了一眼，向她说道，天气不错。寿兹先生怜惜地说，这么美好的黄昏，如此漂亮的小姐却不能出去玩玩，太可惜了。他看那英国人的眼神中显露了自满之情，大概觉得自己打赢了这一仗。

但萝莎，对两者的问候，同样仅仅报以一个可亲但却敷衍的微笑。她慢条斯理走回去，倚着栏杆，懒洋洋地，背对着他们。

一手拿着张开的报纸，一手拌茶，或是一手端酒，都不方便。于是两人，先是寿兹，接着是上校，先后折起了报纸放在桌上。为了避免对望，两人都眺望群山，但视线却被萝莎挡了一部分。

萝莎身穿白衬衫，露肩。黑裙上系了一条小白围裙，红色的鞋子样式时髦。两位老先生凝视的是她的肩膀。他们轻咳了一声，手指敲敲桌子，然后眯起眼，伤感地欣赏远山，之后，又凝望萝莎。两人的视线偶而几乎相遇，但都急速转开。两人既不能打架，那么礼貌上理应交谈。对，谈话近在眉睫。

一个星期前，他们在同一个早上抵达旅馆，分别住在一条长廊尽头面对面的房间中。

旅游季节快过，旅馆只有半满。萝莎于是有大量的时间全力照顾寿兹先生的要求：大毛巾，不同大小的枕头，一杯水。但走廊对面的铃声很快响起。她道了个歉赶过去，福斯特上校也对房间的布置不满，嫌不够舒服。她还没办妥他的，那边的铃又响了。萝莎在两边跑来跑去，一直忙到午餐时分，但她不论是替福斯特上校调校阅读灯，还是给寿兹先生送香烟，拿报纸，每一次的态度莫不是全心全意，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怠慢。

那天下午，福斯特上校凑巧开了房门，清清楚楚看到了对面房间的情形。萝莎站在窗边，一脸笑容，在他看来，那似是一种美丽的降服姿态。寿兹先生伸长了手正要拉她的手肘，手却突然放下，蹙紧眉头，走过去气呼呼地把门关上，似乎门没关上是上校的不对……上校痛入肺腑的嫉妒心理一下就平伏了，他看到萝莎从那房门走出，全无异样，笑着和他道了安。

那天晚上，很晚了，走廊上传来了快速的脚步声。两道门同时轻轻地打开。萝莎，正好走到他们中间，她先朝寿兹先生，然后朝上校，文静地笑了笑。她走过之后，那两人轻蔑地互看了一眼，砰一声关了门。

第二天，寿兹先生问她下班后要不要和他去坐缆车。很不巧，她已约了别人。隔一天，福斯特先生也提出了相同的邀请。

终于，早先的事件再度重演。萝莎半夜穿过走廊回房。两道房门小心翼翼地打开，出现两张紧张的脸孔。这一次，她停了脚步，礼貌地笑了笑，向他们道了晚安。之后，她打了个哈欠，只是轻轻的一个动作，但时间配合得刚刚好。两位老人心里都感到安慰，都想到是对方引致的。寿兹先生认为上校失礼得不像话，上校则觉得寿兹先生对萝莎的态度，自大自满得叫人恶心。因此两人都带着各自的道理安心回床睡觉去了。

自那之后，大家常见到寿兹先生和一位驻颜有术、五十岁左右的寡妇聊天。可惜她为了健康的理由，每天晚上9点不得不回房，因此不能陪他跳舞，如他所盼。福斯特上校则每天下午在咖啡座喝下午茶。那儿有位美丽动人的女服务员，可能是萝莎的姐姐。

在餐厅进餐时，两位老先生彼此视而不见；在马路上，一看到对方迎面而来随即过街避开。他们脸上有股表情似乎在说：瑞士，尤其是旅游季节将过时，真是大不如昔。

两人，尽管如此，风度依然，并且能够以他们熟知礼规的风范，继续遵守社交场合的种种：调情、失败、成功。他们是有份量，有实质的人，期待受人敬重的人。

然而……落日余晖，他们面对面坐在同一张桌上，群山高耸，在溶雪

的春天，一片白，一片黄，一片绿。暖暖的太阳伸出悦人却又羞怯怯的手臂环抱他们。他们可还是有权感到痛恨的吧？福斯特上校长得高瘦，具有军人气质，皮肤晒得恰到好处，穿着漂亮，梳理整齐。样子，毫无疑问，仍然十分潇洒。寿兹先生，肥大，圆胖，和蔼，有丰富的人生经验。当然不会只值一位午茶伙伴——五十岁寡妇的信任而已罢了。

这么一个充满春色的黄昏，对六十岁的人来说，颇不公道，尤其是萝莎的美色当前。

她穿着绣花低肩衬衫，不时耸肩摆姿，离他们不到十步之远。

而她似乎以此为乐，有意加深刺激他们。她突然停止哼唱，依着栏杆的身体朝前探出，对着下面马路大声高叫，双手使劲挥动。路上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朝她挥挥手，回应了一声。萝莎眼望他大步朝前离去，叹了一口气，转过身来，嘴角露出梦幻似的微笑。

寿兹先生和福斯特先生双双坐在那儿，注视着她，为之心动，露出饥渴、不满的神情。

萝莎气呼呼地皱起了蓝色的大眼睛，嘴唇又薄又冷，和一分钟前那股温柔劲儿简直成了要人命的对比。尖刻的眼神从两位老先生逐一扫过，然后她打了个哈欠。这一个哈欠打得是又大又长，充满不屑。她举起手背轻拍嘴唇以加强效果，接着长叹一声呼出了气，但只呼了一半就突然中止，似乎觉得连这个小动作也浪费了她的时间。她浆烫的印花布喀喀作响扫过他们，鞋跟笃笃笃，进屋去了。

露天平台这时空荡荡的。除了两位老先生那个角落，其他的：色调鲜艳的桌子，条纹椅，印花太阳伞，全都隐在冰凉的阴影中。他们两人，带着同样的冲动，同时站了起来，把桌子朝前推入最后一抹金色的晚霞中。他们终于正眼对视，坦然而笑。

“要不要来杯酒？”寿兹先生用英语问道。想到对方的清欲，他收紧了欢愉的笑容。

福斯特上校似乎觉得清欲未免表示不战而败，于是说道，“好，好。谢谢，我来一杯。”

寿兹先生拉高声音尖锐地叫了一声，萝莎从屋里出来，摆出一点都不同的姿态。但寿兹先生已不再低声下气。他一副主人对下人，惯于使唤劳力的口吻，点了杯酒，看都不看她一眼。福斯特上校则是一副彬彬有礼的君子模样。

她送酒回来的时候，他们谈得正起劲，很可能毫不遮拦地说到了男人竟让女人愚蠢的美色迷失，破坏了美好的关系，虽然只是短短一个星期，然而却是何等的不值。他们说到了什么笑话，高声大笑。或许该说，开怀大笑的是寿兹先生，他打心里头高兴。福斯特先生的笑声发自喉咙深处，显露些微紧张，似乎对寿兹先生这份巴伐利亚式的热诚亲切虽没有异议，然而觉得人与人之间，总要保持点距离。

很快他们发现，在战时——第一次大战，那当然——他们原来曾经同时站在同一战线上分属敌对两军。寿兹先生受了伤。他撩起手臂伸到福斯特眼前让他看那条长长的白疤。

谁知道那会不会是福斯特上校 35 年前所促成的？间接的，那当然。还有呢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福斯特上校差点给派去北非，那他就有机会和那时的寿兹上尉开战了。但战争的幸运之神把他派去印度。巧合一件加一件，

双方都进入了极度的情谊。福斯特的笑声要是说总是比寿兹先生的慢了半拍的话，简单的很，那不过是两人的脾性难免有所不同罢了。半小时不到，萝莎已被召去拿来第二小瓶深红色的烈酒。

她拿来了酒，摆好了酒杯，摆好了酒瓶，正要转身离去时，瞄了上校一眼，怔住了。

他脸上的表情绝对引人关注，寿兹先生带着那和蔼可亲的笑容，正说到“历史的巧合”——就是这个词儿导致上校的脸孔微微绷紧——历史的巧合使得他们过去处于敌对的状态，那是多么叫人遗憾。将来，他希望，他们可以肩并肩，手拉手共同抵御唯一可能出现的敌人……说到这儿，寿兹先生飞快地瞄了上校一眼，稍稍一顿，不露声色，带着同样的语调接着说，至于他个人嘛，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人，是个生产者：他已制造了无数的牙膏，供应国内许许多多的家庭，而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这样继续下去。并且说他还不是放弃了战时的上尉军衔，证明他的百姓本色？

萝莎仍然站在他们面前，这时她凝视他们的眼神，只能说是含义不清。寿兹先生漠然地问她要什么。萝莎没要什么。她问他们两位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要她服务的。说完，她回到了露台的尽头，倚栏而站，朝街下望，看看那英俊的年轻人会不会再次走过。

两人的谈话暂告中止。视线十分痛苦地移向萝莎，又同样痛苦地移开。接着，他们似乎发觉个人的恩怨可能远比国家的恩怨要可怕，于是两人都下了决心，勇敢地投入回忆的怀抱之中。那个开怀的阳刚笑声说道，经过了如此的战斗，如此显然毫无意义的仇恨之后，能够坐在这个舒适快乐的瑞士小镇上，大家平易相处，这是多么、多么的美妙！

他们虽是见惯了世面的人，但仍然相当重视互敬互重的情谊。而两人，不论是谁，每一次无法抗拒那要命的诱惑，朝露台尽端望一望时，便马上收回了视线，露齿向桌子对面的人奉上另一份友谊。

但命运似乎不想让这份和谐继续下去。

刀子，残忍的，又转面相向。那年轻人又在街底出现，朝萝莎挥手、微笑。萝莎探身前倾，双手扶栏，一副羞答答卖弄风情的模样，一脚向后举起，上下摆动，头发前甩着半掩脸孔，隐藏她坦率回应的实情。

他走了之后，她仍站在那儿，看着他的背影，轻轻哼唱。在阳光下，她手臂上挽着的笔挺的白色餐巾，闪闪发亮；身上洁白的围兜闪耀发亮；一头卷曲的秀发也闪闪发光。

在黄昏最后一抹阳光中，她站在那儿，怔怔外望，进入自己的思潮世界，她轻声哼唱，俨然旁无他人。

她当然是完全忘却了寿兹先生和福斯特上校的存在。

上校和前上尉两人显然已到了回忆尽头，没有其他可共同分享的了。上校清了清喉咙，寿兹先生手上的章型戒指则不耐烦地笃笃敲打着桌子。

上校打了个寒颤。“天凉了。”他说。他们被包围在夜晚的蓝色阴影中。他动了一下，似乎准备起身。

“没错，”寿兹先生答道，但他坐着不动。他的戒指继续敲打桌子，上校咬牙表示受不了。寿兹先生展露微笑，一个宣布戏中新情节的微笑。显然没错，但上校显然是戏未上演却已感到不耐烦了。一个喋喋不休的家伙，他心想，既喧哗又粗鄙。他不耐烦地朝屋里瞧，室内该是又暖又静。

寿兹先生说：“我很喜欢到这儿来，我常常来。”

“是嘛？”上校不由自主接了他的腔。他不懂寿兹为什么突然转说德语。他英语说得流利极了，是第二次大战末期在英国被拘留期间学的。福斯特上校已向他表明了恭维，他自己的德语则无法比美，远比不上。

寿兹先生，为了某种什么原因，开始使用自己的母语，而且声音太大了些，似乎是。

福斯特上校看着他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用心地听。

“到这儿来度假，我尤感快乐，”寿兹先生大声地说，像是向内心里什么耳朵不灵的人喊话似的，“因为我在这里有美丽的回忆。”

“是嘛？”福斯特上校紧张地提神聆听。寿兹先生慢吞吞地说着，似是体谅他的语言能力。

“对，”寿兹先生说。“当然，在战时，这儿我们两人都无法涉足，但现在……”

上校突然插嘴：“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儿。只要可能，我每年都来。”

寿兹先生侧着点了点头，表示上校绝对有权到这儿来。他继续说道：“我在这里有非常美好的回忆，或许你想……”

“但是……”上校匆匆答道。他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萝莎，寿兹先生则边说边望着萝莎的背。萝莎已不再哼歌。上校突然领悟了当前情势，脸色马上转红。

他眼带不满，要阻挡寿兹先生，但来不及了。

“我当时 18 岁，”寿兹先生拉高了嗓子说道，“18 岁。”他顿了一顿。在他那充满回忆，略带忧郁的笑容中，瞬间回复 18 岁时满身活力，朴实、欢乐的年轻状态并非不可能。“家父家母第一次准许我单独旅游。家母当然不肯，但家父相反……”

听到这儿，福斯特忍不住显出微笑，充分理解这种不分国界的现象，做母亲的那种慈祥的嫉妒心理。

“我就在这儿，十天假，独自一人——想想看！”

上校不得不想象那种情形，但思绪马上给打断。说道：“奇怪，我也有相同的经验，只是我当年是 25 岁。”

寿兹先生叫嚷道，“25 岁！”但马上住口，掩饰诧异，耸耸肩，似乎在说：这个嘛，总要打个折扣。他继续对着萝莎留心倾听的背部说道，“我就住在这间旅馆。冬天。冬日游。有个女人……”他停了停，露出微笑。“我该怎么描述她呢？”

上校似乎无意帮忙。他皱紧眉头不自在地朝向萝莎，脸上表情清楚地表明：“真是的，有必要吗？”

寿兹似没留意。“我啊，就算在那个时代，也不落后，你懂吧？”上校肩膀动了动，似乎在说，18 岁的年纪思想前卫并不是什么可喜的事，25 岁嘛……

“她很美——真美，”寿兹热情澎湃地继续说道。“而且显然很有钱，是个到处旅游的人。而她的衣着……”

“没错，”上校说。

“她独自一人。她说是来养病的。她先生生意忙，走不开。而我，也一样，独自一人。”

“没错，”上校说。

“就算在那种年纪，我对世事也并不会过于大惊小怪。30 岁的少妇……”

丈夫年龄相差那么大……她又那么美……人又聪明……啊，她是多么雍容华贵！”他几乎高声嚷叫。

他喝干了酒，朝着萝莎的背，缅怀往事。“唉……”他呼吸粗重地说道，“那一切啊，不瞒你说，是很美妙的，但精彩的还在后头。是这样的，一个星期过去了。那可是多么美妙的一个星期啊！我那么爱她，那是一辈子也没……”

“没错，”上校说道，有点坐立不安。

寿兹先生没理会，继续说道，“但有一天早上醒来，我身边没了人。”他耸耸肩，哀叹了一声。

上校的观察结果是，寿兹先生是兴奋得忘了形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故事只有一半是针对萝莎的。他那一声哀叹，使得上校心里满不是味道地想道，这大可在戏院里表演。

“但有一封信，我念的时候……”

“一封信？”上校突然插口。

“对，一封信。她向我道谢，我泪水盈眶，哭了。”

这个感情充沛的德国人，说他泪光盈盈，绝不虚假。福斯特上校转开了头。他避开对方的视线，问道：“信上说些什么？”

“她说她恨透了她丈夫。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嫁给他，只是为了取悦父母。那时候，是有这种事情的。她向自己发誓绝不生他的孩子，但她想生个孩子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上校高声大叫。他身体朝桌面前倾，非常认真地问道。

他这股热情，寿兹先生似乎并不领会，淡淡地说道，“对，就是这样，老兄，那是我的荣幸。”

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上校迫切地问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是什么时候？是哪一年？”

“哪一年？有关系吗？她说她以健康为理由安排了这个小假期，以便单独前来寻觅孩子的父亲人选。她选中了我，我是她的人选。她谢了我，她要回到丈夫身边。”寿兹先生停口，望着萝莎，洋洋自得。萝莎一动不动，她不可能错过了任何一个字。他接着回看上校。上校满脸紫红，心情激荡。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上校吼道。

“名字？”寿兹先生顿了顿。“这，她大可用假名的菓？”他反问。上校没回答。

他于是很肯定地说，“老兄，那是非常明显。至于地址，我不知道。”寿兹先生慢慢啜了一口酒，再一口。他凝视了上校一会儿，若有所思，似乎怀疑上校是否会遵守游戏规则。他接着说道，“我冲到旅馆经理那儿，没有，没有资料。那位女士突然离去了，一大早。没留地址。我激动狂乱，你可想而知。我想冲出去追她，找她，杀死她丈夫，娶她！”寿兹先生开心地哈哈大笑，抱憾地沉浸在年轻时荒唐往事之中。

“你一定记得那是哪一年的。”上校催问他。

“可是，——老兄，”寿兹先生停了一会儿才回答，显得十分困惑。“到底有什么关系？”

福斯特先生僵硬地瞥了萝莎一眼，用英语说道，“凑巧，我也有相同的遭遇。”

“在这儿？”寿兹先生礼貌地问道。

“就在这儿。”

“在这个山谷？”

“就在这个旅馆。”

“这个嘛，”他耸耸肩，声音提得比刚才更高，“唔，女人——女人，大家都知道。

18岁，当然，或许，甚至25岁，”说到这儿，他放肆地朝对方点了点头，“即使是25岁，我们仍不免把这类事情当成是只有自己身上才会发生的奇迹，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——”

他停了停，在渺茫的希望中，希望上校能够回复平静。

可是上校仍不搭腔。

“老兄，我跟你说，”寿兹先生心情愉快，加油添醋地继续说道，“我跟你讲，我神经兮兮的。我以为自己要疯了，我想举枪自尽。每到个城市，我跑遍大街小巷，检阅每一张脸孔。我查视报上的每一张照片——女明星、社交女名人。路上看到什么女人，就一路跟过去，心想可能终于找到了。可是并没有，”他手舞足蹈，一手搁到桌上，戒指又卡哒一声。“没有，没有，我一直都没找到！”

“她长得什么样子？”上校心绪烦乱地用英语问道，眼睛焦急地向寿兹先生搜视，寿兹先生这时眼露万分的不耐。

寿兹先生将椅子稍稍后拉，朝着萝莎，大声用德语说，“她嘛，非常漂亮。我刚才讲过了。”他顿了顿，想了想，“她是个贵族。”

“是，是，”上校不耐烦地催促。

“她个子很高，非常苗条，身材很美——很美！她一头黑发，你晓得，黑发！黑色的眼珠。还有，洁白的牙齿。”然后，他恶毒地朝萝莎大声加了一句，“她不是那种乡巴佬型的，绝对不是。她颇有品味。”

上校极端不好意思地朝萝莎这个丰满的乡下姑娘看了一眼。即使到了这个地步，他仍机智敏锐地使用英语，说道，“我那位姿色平平。个子高，姿色平平。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，很可爱！”他瞪着眼，坚持说道。“可能是个英国女孩。”

“那可是她的荣幸，”寿兹先生道。

“那年是1913年，”上校紧追不放，又问道，“你说她头发是黑的？”

“没错，黑的。是那一次那个——可是我碰的不止一个。”他大笑。“我有三个孩子，是我太太生的——一个好女人，不幸过世了。”不用说，他眼中又充满了泪水。看到了这个，上校怒气上冲。但寿兹先生一下回复常态，说道，“可是我自问，除了这三个孩子，我还有几个？有时在路上看到了有点相像的年轻人，我会自问：可能是我的儿子吧？老兄，没错，没错，这个问题，每个男人偶尔都该自问一声，可不是？”他头朝后仰，畅快大笑，笑声中倒是隐含了深深的悔意。

上校一时默不作声。然后，再用英语说道，“说得对，可是我确实碰上这种事——确实碰上。”他像个不听话的小学生，寿兹摆摆肩。

“我就在这儿碰上的。就在这家旅馆。”

寿兹先生忍住怒气，瞥了萝莎一眼，打从这件叫人不甚愉快的事端开始，他首次降低了声浪，带着平静的语调，改用英语。“老兄，”他温和地露出微笑，轻轻耸了一下肩膀，坦诚地自嘲道，“唉，说实话，或许我们该说

这种事每个男人都碰过？又或是说，即使没碰上，也得发明一个？”

说到这儿，他的眼神告诉上校：老兄，看在上天的份上！看在男性的团结、男人面子的份上，看在那个女孩子眼中我的尊严的份上，她是如此地深深伤了你我两人，振作一点吧，老兄，想想你说了些什么！

可是上校沉醉在回忆之中。“不对，”他坚持道，“不对，那是你自己吧。我确实碰上了。在这儿。”他停了一下，然后为难地，挤了一句，“我一辈子没结婚。”

寿兹先生耸耸肩，终于不再接腔。然后高声叫道，“小姐，小姐，请买单。”事情该了结了。

萝莎没有即刻转身。她拍拍背后的头发，拉拉围裙，把手臂上的餐巾折叠整齐，放到另一只手臂上，然后转身，带着微笑朝他们走去。一眼就可看出她有意让人留意她的笑容。

“你付帐的吗？”她平静地，故意使用英语向寿兹先生问道。上校吓了一跳，非常不自在。寿兹先生马上适应过来，用英语答道，“对，由我付。”

她接过他手中的钞票，从围裙里的小钱包数了零钱，一个个放在桌上，然后四平八稳地站在他们面前，双手交叉，带着同样的笑容看着他们。最后，在他们享受够了她那慈母似的灿烂笑容之后，她用英语说道，“那位女士或许是改换了头发颜色以投你们两位各自所好？”然后哈哈大笑起来。她仰头长笑，笑得心满意足。

寿兹先生接受了失败，但镇定自若，露出了忧伤而赞赏的笑容。

上校僵硬地坐在椅子上，觉得另外两人都十分可恶，但他仍紧抓不放自己真诚的回忆。

但萝莎仍朝着他笑，最后，好不容易才终于裙角瑟瑟，从他们身边卡啦擦过，离开了露天平台。

天台上的女人

事情发生在那个炙热的星期，那个六月天。

有三个男人在天台上工作。铅板热得他们要泼水去降温，可水一泼下去就冒气，滋滋作响。他们开玩笑说，该向楼下哪个女人借个蛋来煮水煮蛋吃。到了下午两点钟，他们做工的沟槽烫得手都碰不得。他们心想，终年天热的国家，工人不知如何做工。说不定除了借个蛋，还得借副厨房手套？高温实在令人吃不消，他们都感到有点头晕，于是都脱下了外衣，三个人挤在烟囱下一尺见方的阴影下，尽量不让穿着厚袜和靴子的双脚暴晒在大太阳下。他们一眼可望到数之不尽的天台。不远处，有个男人坐在一张甲板椅上看报纸。然后，他们看到了她，在两个烟囱之间，离他们五十码左右。她脸向下，在一张咖啡色的毯子上。只看到了上半身：黑色头发，平实的背部通红，双臂摊开。

“她总是光着身子，”史丹利说道，声音不太自然。

哈利，年纪最大的，45岁左右，说道，“大概是吧。”

小子汤姆，17岁，什么都没说，可是表情兴奋，咧开了嘴笑。